

民族地区智能媒体的家居化状况研究

摘要: 随着物联网、移动设备的普及和智能家居的发展,智能家居系统作为物联网的应用之一而引起了广泛关注,媒介越来越家居化,媒介也使得家居越来越智能化、国际化和时尚化,使得家居生活更加便捷、舒适,智能媒体的家居化更是未来媒介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本文通过对民族地区智能媒体的家居使用情况调查,分析了智能媒体家居化的发展现状以及智能家居系统的发展问题。

关键词: 民族地区; 智能媒体; 家居化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34 (2017) 12-089-02

DOI: 10.19483/j.cnki.11-4653/n.2017.01.023

■文 / 刘佳依

1. 智能家居以及发展现状

1.1 智能家居概况

智能家居是指利用智能媒体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通过传感器接收数据,并将数据回传至智能终端,以此实现家居的智能化。而这种智能终端的操作系统已被安卓系统和IOS系统操纵。智能媒体依赖智能终端,但是智能终端并非智能媒体,智能终端只是接收交互的一个平台,智能媒体包含了运行于智能终端之上的软件以及它所传播的内容,是技术层与内容层相结合的综合体。^[1]智能媒体拥有智能感知、数据挖掘和数据推送的能力。智能终端上的APP是人机界面的控制枢纽。智能家居的关键是通过整个控制系统感知家居的环境以及场景变化,自动做出相应的控制,以此保证家庭环境的安全舒适。

目前,有关智能媒体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智能媒体联合家居,并根据人机交互技术,将与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打造成舒适且方便的家庭生活环境。智能媒体的家居化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满足人们对家居设备智能化的更高要求。

1.2 智能家居化的发展现状

在智能媒体家居化的众多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公司和组织主要有IBM、摩托罗拉、亚利桑那大学、科龙公司、微软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其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网络化家居、家庭自动化工程、智能家居工程、WAVES和12SEE工程、智能家居管理系统易威、“Easy Living”智能家居等。同时,近两年研究者在智能家居的相关研究中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如基于云计算的物联网设计3D建筑模型的研究、针对残疾人和老人行为检测的智能家居的设计、甚至还有预测外来用户行为的安防系统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手机厂商也开始对智能家居进行研究和开发。2014年苹果在IOS.8中加入了HOMEKIT,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智能手机家居控制平台,这个平台能够使用户通过SIRI来开关灯、调节温度、

开门音乐。最有亮的功能是,用户可以指定规则让多个设备同时为自己工作。

虽然国内的智能家居媒体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较快。^[2]90年代末,一些家居产品,海尔、TCL等基本都推出了各自的产品。除了与国际品牌的合作以外,我国自行研发的智能家居也有很大的成就。据最新统计,智能电视的市场渗透率已达到50%,随着智能电视的不断完善、多屏互动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电视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这也随之引起了家庭收视习惯的改变,智能大屏也成为家庭重要的娱乐终端之一。除此之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布国内首台特有体验交互机器人佳佳,这款智能机器人可以利用说明书来制作食品。至于未来,也很可能会涉足陪护和养老等家庭领域。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迎来一个智能爆炸的时代。这不仅仅能影响企业的变革与发展,还深入影响整个社会和生活。

2. 民族地区智能家居的使用情况

首先,民族地区的居民对智能家居的使用率较低,且主要集中在比较零碎的家居物件和实用类的家居套装系列。根据目前的调查显示,民族地区智能家居用户接受程度比较高的产品集中在家庭安防、智能灯光和第三方设备控制的智能窗帘这三类中,智能插座成为民族地区最受欢迎的智能家居产品。尽管从产品的形态上来看,智能家居已经从单品智能化过渡到智能系统化的阶段,但是消费群体还没有从单品智能化过渡到系统化中,据对民族地区智能家居的使用情况调查显示,当中有人反映到:“门铃这个智能产品真不行,一个网关带30多个设备,还经常丢设备,它的稳定性太差了……”很多民族地区的智能家居使用者的心声都认为现在的智能家居产品华而不实,这也侧面反映了智能家居操作的复杂性。目前,大多数民族地区的智能家居使用者认为此类产品不够人性化,这也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

其次,从整体上来看,民族地区智能家居的用户主要以富裕人群为主要消费群体。在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看来,智

能家居依然是价格较高的奢侈品，对其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消费需求。除此之外，在安装智能家居的房屋中，许多家居设备诸如电视机、电灯甚至马桶等设备连接到云服务器的同时，也给消费者留下安全隐患，所谓的智能家居设备带来的隐私外泄远远超出非智能家居，这也是目前民族地区使用智能家居较小的原因之一。

最后，从控制方式上看，智能家居正在逐渐由手机控制转向多种控制方式结合。民族地区的用户倾向于选择手机APP和开关面板来控制智能家居，而语音控制因为操作的不稳定性，虽然操作比较方便，但是仍然落后于作为传统的开关控制方式，基于以上对民族地区用户使用习惯的调查，智能家居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实用性较低、安全隐患仍然存在、价格较高，用户需求较弱等。

3. 智能媒体的“家居化”及意义

早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就有面向高端私人住宅的智能楼盘、智能安防和智能建筑等定制服务。物联网借助智能终端，把智能媒体和智能家居产业结合在一起，使智能家居的应用成为可能。在智能媒体的发展中，“家居化”成为发展的重要趋势。

3.1 智能媒体的“家居化”场景

媒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媒介所导致的狭义的文化现象的传播，也不仅仅只限定在市场化运作模式下的商业文化形式，而是对于整个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套稳固的价值体系的颠覆。随着智能媒体家居化的不断发展，它将为人们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

铁路带来的“信息”，并不是他运送的货物或者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新的结合状态；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传送的画面，而是造成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结构的改变……正如麦克卢汉所强调的一样，“媒介是人的延伸”，当智能媒体的功能通过技术的形式得以家居化的时候，智能媒介也被表现为人体的延伸，媒介就不仅仅是工具，媒介就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日常与生活之中。当媒介被赋予“人性化”的标签时，它所包括的人性化就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的设计上，还体现在互相承接的家居场景。^[3]随着消费社会的日益成熟和广告领域的不断扩大，“媒介”的范畴也在扩大，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泛媒介化的消费社会，把媒介当作是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消费，对作为符号的内容来进行颂扬的消费。而人们对智能家居的消费，是伴随着符号，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而重新组织的，智能媒体的家居化延伸将在商品、体验、规划、消费和梦想的范围内达到一种使用意义或者是自我表现的消费文化。

随着媒介的大量渗入，家居也开始异化：使需求的力量变成对符号的欲望。当家居与“媒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家居就增加了他与“媒介”之间的象征关系。家居自生产以来仿佛从未受到质疑，家居与“媒介”好像都是各取所需，但是在当代，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媒介”的支配性地位，日益被“媒介”所控制。从媒介的“符号”象征中得到升华并接受了符号的指代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只是对当代秩序的一种抽象化表达，这种秩序赞同人们运用新科技，来象征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这种秩序赞同消费产生自我价值……“符号”

已然成为操纵意义与价值的手段，而人们渐渐以娱乐甚至享乐主义的标准化原则来管理自己的身体，身体成为智能家居产品的被动消费者，而这种消费观念也会因受众水平、媒介形式和其他相关因素的不同而不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智能家居产品的价格较贵，高价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身份与地位，家居成为异化的集中表现。

3.2 智能媒体的“家居化”意义

在物联网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民族地区智能家居的分析，能够预测智能家居的发展前景及趋势，对其发展方向、商业模式和未来拓展领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智能媒体的家居化不仅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生活的智能化，方便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还推动了民族地区智能媒体家居化的进程。

从智能家居的角色中看，智能媒体的家居化，对媒介、设计者、业主等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4]为今后智能媒体的家居化应用提供可构想方案，从而使得家居化的应用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智能媒体的理论体系。无论是智能媒体家居化还是家居智能化的整体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智能化和家居化朝着由高端产品向平民化、实用化、操作简单化、模块化的产品方向发展。除此之外，智能家居作为一个新产业，市场消费观念还未完全形成，随着智能媒介的进一步普及，在培育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中，智能媒体的市场消费潜力必然是巨大的，而对于民族地区智能媒体家居化的研究中，将逐渐探索到一个适合民族地区智能媒体“家居”发展的新路子。

4. 结语

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智能家居影响的不仅仅是产品功能，更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中去。笔者通过对民族地区智能产品家居化的分析，以“用户—智能家居产品—场景”为需求的系统已经形成，“家居化”产品应放弃“高大上”的设计需求，而是为人们提供适合于家居场景的智能家居产品。媒

参考文献

- [1] 孟祥军. 现代智能家电的发展研究 [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3 (25): 135.
- [2] 胡远. “三网融合”下智能家居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J]. 中国安防, 2010 (10): 85-87.
- [3] 吴声. 场景革命——重构人与商业的链接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28-29.
- [4] 王汉华, 刘兴亮, 孙小平. 智能爆炸开启智人新时代 [M]. 北京: 机器工业出版社, 2015: 125-126.

(作者单位: 贵州民族大学)